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49—1966

短篇小说集

下卷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49—1966

短篇小说集

下卷

葛洛 刘剑青 主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9·北京

本分集主要编辑人员

主 编 葛 洛 刘剑青
主编助理 崔道怡 谢明清
责任编辑 邢菁子

中国新文艺大系

(1949—1966)

短篇小说集

(下 卷)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隆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40印张 6插页 870千字

1989年4月北京第1版 198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59-0488-4/I·310 (平) 定价15.30元

ISBN 7-5059-0489-2/I·310 (精) 定价19.60元

中国新文艺大系总编辑委员会

总 顾 问 周 扬

总 主 编 陈荒煤

副总主编 冯 牧 李 庚

总 编 委 陈荒煤 冯 牧 赵 寻

张 庚 孔罗荪 王朝闻

李 庚 江晓天 许觉民

《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各分集主编

短篇小说集	葛洛	戏剧集	张庚
	刘剑青	电影集	罗艺军
中篇小说集	孔罗荪	曲艺集	罗扬
	朱寨	音乐集	周巍峙
诗集	张志民	美术集	吴作人
散文集	吴有恒		刘开渠
	黄秋耘		艾中信
杂文集	曾彦修	摄影集	陈伯萍
	秦牧		徐肖冰
报告文学集	陶白	舞蹈集	高帆
儿童文学集	穆青	书法集	游惠海
民间文学集	陈模	评论集	沙孟海
少数民族文学集	贾芝	理论史料集	冯牧
	晓雪		张炯
	李乔		



中国新文艺大系主要工作人员

编辑部成员 宋文郁 李景峰 陶国鑑
 邢沅 郑荣来
 出版负责人 李湜 陈树彬 方翕之
 装帧设计 张慈中

目 录

七根火柴·····	王 愿 坚	1
三年早知道·····	马 烽	3
卖 酒 女·····	徐 怀 中	14
达吉和她的父亲·····	高 缨	20
延 安 人		
——记老黑和他的老婆·····	杜 鹏 程	32
梁上君子·····	韶 华	42
百 合 花·····	茹 志 鹏	49
老 长 工·····	束 为	54
锻炼锻炼·····	赵 树 理	61
一盏抗旱灯下·····	申 跃 中	73
新结识的伙伴·····	王 汶 石	76
小红和阿蓝·····	靳 以	83
山那面人家·····	周 立 波	90
蜜·····	端木蕻良	94
我的第一个上级·····	马 烽	104
潘 虎·····	邓 洪	113
回国以前·····	冰 心	118
解放前夕一小镇·····	李 劫 人	123
第 一 课·····	唐 克 新	127
欢乐的离别·····	万 国 儒	131
大闹七星宴·····	陈 登 科	134
鸭寮纪事·····	陈 残 云	152
新 生·····	林 斤 澜	160
三走严庄·····	茹 志 鹏	165
惠 嫂		
——故事里的故事·····	王 宗 元	178

军长的心	巴金	185
沙滩上	王汶石	197
万 妞	茵 子	215
山区收购站	骆宾基	222
最有办法的人	马识途	237
在软席卧车里	欧阳山	247
葛 梅	管 桦	254
陶渊明写《挽歌》	陈翔鹤	259
九孔桥边	李英儒	267
彩霞万里	凤 章	276
彩 霞	浩 然	283
新战士小蓝	谷斯范	289
二月兰	谢 璞	299
羊舍一夕		
——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	汪曾祺	309
灵 犀	鲁彦周	325
杜子美还家	黄秋耘	334
礼 物	魏金枝	338
野牛寨		
——《南行记续篇》之一	艾 芜	345
“老坚决”外传	张庆田	357
晨	费礼文	367
赖大嫂	西 戎	376
在厂史以外	舒 群	384
黑掌柜	郭澄清	392
介 绍	陆文夫	398
出 山	方 之	403
一面之缘	李满天	410
桑金兰错	赵燕翼	415
月夜清歌	韦 君	424
落霞——青年	宋 词	434
开顶风船的角色	任斌武	443
第二双眼睛	赵 自	451
在大路上	牟崇光	458
山重山	刘厚明	466
路 考	张天民	473

财政部长·····	李德复	483
凌晨·····	张长弓	489
南山的灯·····	孙谦	495
“状元”搬妻·····	段荃法	504
家庭问题·····	胡万春	508
“铁笔御史”·····	王杏元	519
白云之歌·····	汪浙成 温小钰	524
沉船礁·····	齐平	533
房客·····	杨沫	541
旅伴·····	逯斐	551
迎冰曲·····	肖育轩	557
夜宿落凤寨·····	徐绍武	568
时间·····	焦祖尧	577
目标·····	陈继光	586
女兽医·····	杨友德	593
聚鲸洋·····	王家斌	604
清晨的凯歌·····	阮章竞	618

七 根 火 柴

王 愿 坚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

草地的气候就是怪，明明是月朗星稀的好天气，忽然一阵冷风吹来，浓云象从平地上冒出来的，霎时把天遮得严严的，接着，就有一场暴雨，夹杂着栗子般大的冰雹，不分点地倾泻下来。

卢进勇从树丛里探出头，四下里望了望。整个草地都沉浸在一片迷蒙的雨雾里，看不见人影，听不到人声；被暴雨冲洗过的荒草，象用梳子梳理过似的，光滑地躺倒在烂泥里，连路也看不清了。天，还是阴沉沉的，偶尔有几粒冰雹洒落下来，打在那浑浊的绿色水面上，溅起一撮撮浪花。他苦恼地叹了口气。因为小腿伤口发炎，他掉队了。两天来，他日夜赶走，原想在今天赶上大队的，却又碰上了这倒霉的暴雨，耽误了半个晚上。

他咒骂着这鬼天气，从树丛里钻出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一阵凉风吹得他冷不丁地连打了几个寒颤。他这才发现衣服已经完全湿透了。

“要是有一堆火烤烤该多好啊！”他使劲绞着衣服，望着那顺着裤脚流下的水滴想道。他也知道这是妄想——不但是现在，就在他掉队的前一天，他们连里已经因为没有引火的东西而只好吃生干粮了。

可是他仍然下意识地把手插进裤兜里。突然，他的手碰到了一点粘粘的东西。他心里一喜，连忙蹲下身，把口袋翻过来。果然，在口袋底部粘着一小撮青稞面粉；面粉被雨水一泡，成了稀糊了。他小心地把这些稀糊刮下来，居然有鸡蛋那么大一团。他吝惜地捏着这块面团，一会儿捏成长形，一会儿又捏成圆的，心里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昨天早晨我没有发现它！”

已经是一昼夜没有吃东西了，这会看见了可吃的东西，更觉得饿得难以忍受。为了不至一口吞下去，他又把面团捏成了长条，正要把它送到嘴边，蓦地听见了一声低低的叫声：

“同志！——”

这声音那么微弱，低沉，就象从地底下发出来的。他略略愣了一下，便一瘸一拐地向着那声音走去。

卢进勇蹒跚地跨过两道水沟，来到一棵小树底下，才看清楚那个打招呼的人。他倚着树根半躺在那里，身子底下贮满了一汪浑浊的污水，看来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挪动了。他的脸色更是怕人：被雨打湿了的头发象一块黑毡糊贴在前额上，水，沿着头发、脸颊滴滴答答地流着。眼眶深深地塌陷下去，眼睛无力地闭

着。只有腭下的喉结在一上一下的抖动，干裂的嘴唇一张一翕地发出低低的声音：

“同志！——同志！——”

听见卢进勇的脚步声，那个同志吃力地张开眼睛，习惯地挣扎了一下，似乎想坐起来，但却没有动得了。

卢进勇看着这情景，眼睛象揉进了什么，一阵酸涩。在掉队的两天里，他这已经是第三次看见战友倒下来了。“这一定是饿坏了！”他想，连忙抢上一步，搂住那个同志的肩膀，把那点青裸面递到那个同志的嘴边说：“同志，快吃点吧！”

那同志抬起一双失神的眼睛，呆滞地望了卢进勇一眼，吃力地抬起手推开他的胳膊，嘴唇翕动了好几下，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不，没……没用了。”

卢进勇手停在半空，一时不知怎么办好。他望着那张被寒风冷雨冻得乌青的脸，和那脸上挂着的雨滴，痛苦地想：

“要是有一堆火、有一杯热水，也许他能活下去！”他抬起头，望望那雾蒙蒙的远处，随即拉住那同志的手腕说：“走，我扶你走吧！”

那同志闭着眼睛摇了摇头，没有回答，看来是在积攒着浑身的力量。好大一会，他忽然睁开了眼，右手指着自己的左腋窝，急急地说：“这……这里！”

卢进勇惶惑地把手插进那湿漉漉的衣服。这一刹那间，他觉得那同志的胸口和衣服一样冰冷了。在那人腋窝里，他摸出了一个硬硬的纸包，递到那个同志的手里。

那同志一只手抖抖索索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着一小堆火柴，焦干的火柴。红红的火柴头簇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的中

心，象一簇火焰在跳。

“同志，你看着……”那同志向卢进勇招招手，等他凑近了，便伸开一个僵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一根根拨弄着火柴，口里小声数着：“一，二，三，四……”

一共有七根火柴，他却数了很长时间。数完了，又询问地向卢进勇望了一眼，意思好象说：“看明白了？”

“是，看明白了！”卢进勇高兴地地点头，心想：“这下子可好办了！”他仿佛看见了一个通红的火堆，他正抱着这个同志偎依在火旁……

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那个同志的脸色好象舒展开来，眼睛里那死灰般的颜色忽然不见了，爆发着一种喜悦的光，只见他合起党证，双手捧起了它，象擎着一只贮满水的碗一样，小心地放到卢进勇的手里，紧紧地把它连手握在一起，两眼直直地盯着他的脸。

“记住，这，这是，大家的！”他蓦地抽回手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尽所有的力气举起手来，直指着正北方向：“好，好同志……你……你把它带给……”

话就在这里停住了。卢进勇觉得自己的臂弯猛然沉了下去！他的眼睛模糊了。远处的树，近处的草，那湿漉漉的衣服，那双紧闭的眼睛……一切都象整个草地一样，雾蒙蒙的；只有那只手是清晰的，它高高地擎着，象一只路标，笔直地指向长征部队前进的方向……

这以后的路，卢进勇走得特别快。天黑的时候，他追上了后卫部队。

在无边的暗夜里，一簇簇的篝火烧起来了。在风雨、烂泥里跌滚了几天的战士们，围着这熊熊的野火谈笑着，湿透的衣服上冒着一层雾气，洋瓷碗里的野菜

“唛——唛”地响着……

卢进勇悄悄走到后卫连指导员的身边。映着那闪闪跳动的火光，他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了那个党证，把其余的六根火柴一根根递到指导员的手里，同时，又以一

种异样的声调在数着：

“一，二，三，四……”

1958年1月20日

〔原载《新港》1958年第2期〕

三年早知道

马 烽

在去甄家庄的路上，我脑子里不断地胡猜乱想：来罢这村里已经有四年了，这些年来村里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那些熟人们是否还认识我？饲养员赵大叔如今还健在吗？……

秋收已近尾声，田野里一片深秋的景色。我也顾不得欣赏沿途的风景，只是飞快地蹬着自行车赶路，恨不得一下子能飞到甄家庄。

过了红豆庄，只见前边出现了一条新修的大水渠，远远看见渠堰旁有三四个人，忙忙碌碌不知在干什么。等走近了才看清原来他们在堵堰上的窟窿。我推着自行车刚要上桥，忽然有个人向我高声叫道：

“哦！你是老马吧？好几年没见了。”说着朝我跑了过来，我也忙停住了脚步。

这人有四十来岁，细长个子，薄嘴唇，尖下颏，戴着一副铜腿子古式茶镜，鞋袜裤腿上溅满了泥浆，看起来有点面熟，好象在哪里见过，可是一下子怎么也

想不起来了。他三两步就跑到我跟前，热情地和我握手。我随口问道：“这条渠是新修的吗？”

“是啊，今天这是第一天放水。”他说：“你是到我们村里去吗？好，晚上谈。”

我一面和他握手应酬；一面脑子里仍在苦苦思索：听说话的口气象是甄家庄的，可他是谁？叫什么名字？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当我下了桥，跨上自行车的时候，忽听他向其余的人说道：

“走，咱们再到东边去检查一下。我早就知道新渠不……”

下半句话没听见，可是一听“早就知道”这四个字，我猛然想起这个人来了，他是甄家庄农业社的赵满囤嘛，怪不得这么面熟呢！提起赵满囤，我想起了关于他的好多故事，这人可真算得上是个人物！

赵满囤绰号叫“三年早知道”。“三年早知道”是早年间，腊月里卖的一种木版

印的春牛图，因为上边附带印着三年的农历，俗称“三年早知道”。至于赵满囤为什么得了这么个绰号？其中有个缘故：

这人有点小聪明，很会理家过日子。什么事都比别人盘算的周到，干什么都吃不了亏。春天种地，他能看出今年谷子丰收还是高粱丰收；农闲做小买卖，他能看出今年贩水果能赚钱还是卖菜有利……这些估计虽然不是绝对保险，但也八九不离十。这人脑筋灵活，交游广，知道的事情也比一般老实农民多，因此常常爱在人前头卖弄卖弄。不管人们谈说什么——牛经马经也罢，国家大事也罢，甚至连相面看风水这类事，他也能插上嘴，一说一大套，好象什么事他都知道。其实也不一定，有时候是故意冒充内行，胡诌乱扯蒙人，有时候也免不了露马脚闹笑话。有一年他和一些年轻小伙子们，从离村五里的红豆庄看完夜戏回来，一路上谈论“明公断”那出戏，大家都赞叹包公如何公正，如何铁面无私。他为了表示自己见多识广，忙插嘴道：“那还用说，包公要没有这两下子，唐明皇还能封他做宰相？”谁知这话被跟在后边的赵大叔听见了——赵大叔是有名的戏迷，也可以说是甄家庄的历史学家。虽然他没读过纲鉴，可是对什么“三国”、“水浒”、“包公案”、“五女兴唐”、“杨家将”这类历史故事，背得滚瓜烂熟——当时听了赵满囤的议论，笑着说：“嗨，真有本事，把宋朝的人弄到唐朝去作宰相啦？”赵满囤一听露了馅子，忙自我解嘲道：“反正唐朝离宋朝也没有多远。”

赵满囤不只是遇事爱发表“高论”，而且好象他有先见之明，一切变化都在他

意料之内，一件事情办好了，他总是说：“我早就知道能弄成！”一件事情办糟了，他又说：“我早就知道闹不好！”慢慢地，“早就知道”这句话，变成他的口头语了，因此人们就送给了他那么个绰号。

“三年早知道”是甄家庄农业社最老的社员。一九五一年春天农业社刚成立时候就有赵满囤。他入社谁也没动员过，完全是自动报的名。当时村里人都觉得奇怪，谁都没想到他会报名入社。因为当时入社的八户人家，都是贫农和土改后的新中农，而他却是老户中农。而且当村里酝酿成立农业社的时候，他到处说坏话，直到八户人家开成立会的前一天，他还在街上人群里说：“亲弟兄还分家离户咧，七家八户合在一起，我看他们是找倒霉哩！”可是第二天晚上，农业社开成立会的时候他报名入社了。开头人们以为他是开玩笑，随后见他在入社申请书上按上了指印，并且把一头骡子、一头驴也拉到了公槽上，大家才相信他是真的入社了。这件事在村里议论了很久，谁也弄不清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后来从他老婆嘴里才弄清了这个秘密，原来他入社虽然是自报的，可不是自愿的。在农业社成立的那天上午，他接到他兄弟的一封信。他兄弟参加解放军已经好几年了。前些时就连着给他写过几封信，劝他入社。这封信的口气更硬了，信上最后写道：“如果你不入社，咱们俩分家，把我那份财产入到社里。”赵满囤接到这封信，整整苦恼了一下午，思前想后，觉得分家更不合算，他老婆和女儿也劝说他，于是咬了咬牙，狠了狠心：入！

赵满囤入了社，也给社里带来了不少麻烦。他是老社员，也是全社最落后的社

员，耍奸取巧的手腕比谁都高，那些事情听起来，真叫人哭笑不得。

一开头社里分配他当饲养员，因为他对喂牲口还有点经验。抗战胜利那一年，他用三斗小米买了一头小驴驹，刚买来时还没牛犊大，瘦得象副骨头架子。村里人都说活不了，可是他喂了不到三年，驴长得又高又壮，并且还生了一头骡驹子。后来每逢人们提起这件事，他总是得意地说：“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个结果。喂牲口么，全凭人下辛苦咧！”他确实在这两头牲口身上下了不少辛苦，比对他小孩都耐心周到。让这样的人来当饲养员，当时大家都认为很合适，可是谁知他一上任问题就来了。社里的黑板报上，曾经登过这样一首快板：

牛马驴骡同诉苦，
饲养员白赚六分五。
骡骡马混槽喂，
你踢他咬乱动武。
草不筛，料不煮，
半槽干草半槽土。
圈里从来不打扫，
套包破了也不补。
牲口瘦得皮包骨，
走路得把拐棍拄。
他的驴、骡另槽喂，
住的地方象王府。
精草精料小灶饭，
又肥又壮赛如虎。
一样牲畜两样待，
甜的甜来苦苦的。
就照这样受折磨，
不如趁早散了伙。

他喂了不到半年，社员们的意见可多了。后来社里开会把他好好批评了一顿，撤了他的职，另换了别人。把他调去赶大车，并且把他的两头牲口换去拉车。当时人们想这下可就把他制住了。谁知这样反而对他更有利了，他趁着赶车送公粮、跑运输的机会，捎带做起小买卖来了。今天从城里带回几斤酒来，明天又从城里捎回几条烟来。路上遇到个把客人带带脚，块二八毛也就装到腰包里了。这年冬天有一回去拉炭，半路上路过个镇子。他见集上猪娃仔很便宜。他早就想买个母猪喂养，可巧这天自己没带钱，当时他竟然用社里的炭本买了口小母猪，赶着空车回来了。回来后，他告社长说：“李家岔村外的桥塌了，过不去，我早就知道今天要白跑一趟。”不久这些事就给查清了。社里开了斗争会，他受了记过、撤职处分。从这以后，赵满囤就参加了田间劳动。从这以后，也就给生产队长们添了不少麻烦。关于他这方面的事，社员们也曾给他编了一首快板：

赵满囤，思想坏，
劳动态度实在赖。
碰到重活装肚疼，
自留地里去种菜。
专门挑着做轻活，
不管质量只图快。
撒粪三锹撒一堆，
锄过的地里草还在。
割麦丢的比收的多，
你说奇怪不奇怪。
社里庄稼种不好，
大家跟上你受害！

赵满囤挑肥拣瘦，耍奸取巧的事，说也

说不完。队里也经常开会对他进行批评，可是一点事也不济。赵满囤对批评有两套办法，一套是用开玩笑顶回去：譬如大家批评他每天上地迟到，他不检讨，也不反驳，而是嬉皮笑脸的说：“嗨！可见你们都没看过戏，从来好把式都是最后才出台哩！”另外一套办法是全部包下来，不管别人说什么，他不辩解，也不生气，总是说：“咱完全接受。”可是散了会一出门，他的话就多了：“哼！我抢工分！谁不想多赚几个劳动日？你们口口声声以社为家，为啥不白给社里劳动？！”“就是地里长金子，赚不下劳动日还不是干瞪眼分不上！”他在全社三个生产队里都待过，哪个队也不想要他，队长们谁对他也没办法，大家叫他“头痛社员”。人们也给他编了一首快板：

“头痛社员”光说嘴，
受批评好象喝凉水。
会上满口说“接受”，
会后从来不改悔。

一九五三年秋天，我来这里还没住了三天，就听人们讲了赵满囤的好多这一类的材料。特别是饲养员赵大叔，一提起赵满囤，总是生气地说：“幸亏社里就这么个好滑鬼，要多有几个，非把江山搅乱不可。”后来我和赵满囤渐渐熟悉了以后，觉得这人并不象人们传说的那样坏，我曾经同他一块上地割过玉茭秆，打过土块，他劳动起来劲头还是满大的，碰到玉茭秆上有一半穗小玉茭，他都要掰下来放在一起，比其他一些青年小伙子们细致得多。另外这人还有个特点：爱说爱闹，将近四十岁的人了，还常常和小伙子们逗嘴开玩笑。同他一块劳动一点也不觉累，经常逗

得大家嘻嘻哈哈，每天总是不知不觉就到收工时候了。我心里很纳闷：这究竟是他故意在我面前装样子呢？还是赵大叔的话不可靠？有天晚上，我和社长甄明山谈起了赵满囤，甄明山说：“这人过去是很落后，大家说他的那些话，一点也不夸大。刚入社那二年，恨不得社快点垮了呢。不过近半年，有不小进步。好坏总是三年的老社员了。就是块石头，怀里抱了三年也温热了。”赵满囤的老婆胡凤英也说满囤近年来变了。

有次给我派饭派到了他家里。他家院子不大，可是什么都齐全，住人的房、马棚、猪圈、羊栏、茅房样样不缺，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他老婆和他岁数差不多，又高又胖，也是个爱说爱笑的人。有一个儿子在镇上完小里念书，另外还有一个没出嫁的女儿。

那天我因为社里有事去的晚点，满囤已经吃完饭上地去了。我一面吃饭，一面和满囤老婆闲谈，后来不知怎么就谈起了她丈夫，她说：

“你大概也听人们说了，他是社里有名的落后分子。是不是？”

我笑着点了点头，她接着说：“刚入社那年，比现在更落后，一回到家就骂合作社：‘不知道什么人兴下这么个鬼办法。咱老二也跟上鬼了，逼着咱上望乡台。’夜里说梦话也是这一套。有次大声说：‘你俭省点过日子，明年咱再买二亩地。’我把他推醒问他讲什么，他叹了口气说：‘唉！买个吊！’那时候，他人入社了心可没入。后来社里经常开会批评他，会上受了批评回家就和我生气。”她停了一下又说：“如今好多了。连着好几年，每年分红下来并不比单干吃亏，他这才放心

了。如今只不过是隔几天回来算算赚了多
少工分。好久没挨批评了。”

这次我听了他老婆的话，才知道赵满
囤现在真的是进步了。谁知不久——就在
我离开这里的前几天，赵满囤又发生问题
了。

这时秋收早已结束，社里正在开展一
个打井运动，计划在地冻以前要打五眼
井。赵满囤对打井多少有点经验，入社前
他家地里的井就是他亲自领导打的，那眼
井水又好又旺，因而这回担任了社里的打
井技术指导。这人也真有两下子，看地势，
开井口，一切准备工作都是他负责，工作
安排的头头是道。开始打井的第三天，社
里的黑板报正打算要表扬他。这时打井
遇到了流沙，派人回村来找赵满囤，全村
都没找到，问他老婆胡凤英，她也不知道，
只是说天不明就急急忙忙走了。社务委员
们很生气，打井正需要他，可他偏偏扔下
工作走了。直到第二天天黑他才回到村里
来，一回来就跑到办公室来认错。当时办
公室里正有好多人在讨论治流沙的事，见
他进来，都追问他上哪里去了？赵满囤支
吾了半天，才说出是到西山上贩枣子去
来。这下可把人们气坏了。大家都批评
他，你一言我一语，谁也听不清谁在说什
么，赵满囤低着头蹲在地上只顾吸烟，等
大家安静下来之后，他站起来说：

“我知道我错了，犯这个错也是一时
鬼迷心了。那天晚上收工回来，一进村碰
上太平庄一个朋友，刚从西山上贩枣子回
来，听他说五六分钱一斤。我想到‘腊
八’总得涨到一毛多，弄回百把斤来，不
费事就能赚五六块。过年的花销足够了。
我想反正打井的事已经安排好了，忙里偷
闲……”

这时饲养员赵大叔正提着马灯进来添
油，没等他说完就抢着说道：“你的算盘打
的实在周到，你的脑筋也真活动，可是你
就不会替社里打算打算！”

社长甄明山接着说道：“社里派你当技
术员，这就说明社里对你很信任，大家对
你抱着很大希望。可你扔下工作做小买卖
去了，你自己当然很合算，两天就能赚五
六块钱，可是要知道打井停了两天，耽误
多少人工？损失有多大？你想过这个问题
没有？算过这笔账没有？你可以丢开工作
去赚现钱，别人也照你这样，井还打不
打？甄二明是新社员，为了怕耽误打井，
老丈人做六十大寿都没去，而你是老社
员，是打井的负责人，竟会做出这样的事
来！”

甄明山讲得很激动，脸都涨红了。屋
子里一点响动也没有。赵满囤蹲在桌子旁
边，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手指间夹着根
纸烟，带着很长一截烟灰，他也不吸，也
不灭掉，就那样让它慢慢燃着。甄明山停
了停，接着又说到：“你入社是硬着头皮入
进来的，你入了社吃亏了没有？比你自
己单干时候强还是差？你自己心里也明白。
今夏天下雹子，偏偏把你入社的那十亩好
地打了，要在往年间，遭了这么重的灾，
你能不能分到这么多粮？你七月间得了急
病，社员们连夜淋着雨给你请来医生，又
连夜淋着雨把你抬到 hospital 里，没赚你一个
钱，没吃你一口饭。这事你记得不记得？
再说你吃药打针花下一百多，你没现钱，
社里替你垫上了。要在旧社会，不要说地
里遭了灾，就算好年景，你能不能马上拿
出这么一大笔现款来？就算你是理家过日
子的能手，你不卖房，也得卖地。大家为
啥要这样关心你？社里为啥要这样照顾你？”

因为你是农业社社员，是这个大家庭里的人。可是你替这个大家庭出了多少力量？你脑子里有没有这个大家庭？”

甄明山说完，赵满囤抬起头来，用湿润的眼睛向众人望了望，低声说道：

“我知道我错了，我没有忘了农业社对我的好处，我也想把农业社搞好，可就是私心还在，一听说贩枣能赚钱，就光想自己家里的事了……我愿意受处分。”

赵满囤说得很诚恳，大家也就再没讲什么。这时他闺女来叫他吃饭，社长让他先回去，问题以后再说，他应了一声走出去了。

赵大叔忙在我耳旁低声说：“你听着，出门就要骂了。”

他的话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悄悄跟在赵满囤身后走出来。院子里很黑，他迈着沉重的脚步走着，烟头上的火光一明一灭。我一直跟到大门外，只听他闺女不满地说道：“爹，看你办的这些事，真够丢人的了！”赵满囤没回嘴，长叹了口气走了，不知是怨恨自己，还是怨恨别人。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甄家庄，赵满囤以后究竟变得怎么样，我就知道了。

我一路上想着赵满囤的那些事，不知不觉来到了甄家庄，只见村外新栽了许多柳树。村子包围在柳树丛中，只能从树枝间看到一些房顶屋角。我记得这里曾经是一片不能种庄稼的下湿地，没想到四年功夫变成这个样子。我骑着车子从柳林中穿过，一进村就看到路两旁出现了好多新的房屋，打麦场上柴草堆积如山，路上也满是茅草树叶，村子里安安静静，在街上没碰到一个人。

农业社管理委员会还在老地方，门口

挂着一块“三联高级农业合作社”的牌子。我推着自行车走进院子里，只见西屋台阶上坐着一个老头，戴着副老花镜，低着头在缝补口袋。听到车子响，他抬起了头来，我一看，原来是赵大叔，我高兴地叫道：“赵大叔，你好哇！”

他望了我一眼，忽然惊喜地说道：

“嗨，是你呀！真没想到你会来。”他忙扔下手里的活，一拐一拐地跑过来和我握手，我问他腿怎么了，他说：“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今年春天社里买来四种马，犒劳了一蹄子，不想一蹄子就踢成了保管员。”他见我用疑问的眼光望着他，忙解释道：“咱社长甄明山见我腿拐了，说：‘当饲养员算没你的份了，当保管员吧。’我说：‘保管就保管，反正咱已经不能跑跳了，秃子当和尚，正好将就了材料。’只要有活干，总比坐下白吃饭强。”他边帮我解行李，边说道：“如今咱们的家务可闹大了。你来的那年，全社只有五十二户人家，是吧？”他没等我回答，接着又说道：“现在是五百多户人家的高级社，红豆庄、太平庄和咱们村都联到一起了……快回屋里去坐吧。”

我抱着行李跟他走进了办公室，办公室里还是那个老样子，只是墙上多了一些图表和锦旗，安装了一部电话。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小伙子，正坐在靠窗户的桌子旁整理各种表格。赵大叔给我们互相介绍了一下，说这是练习会计刘斌。我问他原来的会计秀英现在做什么？他说：“现在是社里的总会计，今天到城里棉花收购站结算账目去了。你知道，今年光棉花就卖给国家十二万斤。”

我问他秋收完了没有，他说：“如今地里正忙得马踩车哩，割玉菱籽，摘残花，

拾粮食，浇地……几样工作一齐来，男女老少总动员，社干部们都下地了。家里只留下我们一老一小两个人守城了。”接着他用沙哑的嗓子唱道：“你看我城里城外，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只有我们两个人嗯嗯嗯……怎么样？象不象个丁果仙？”

小会计刘斌说：“丁果仙听见一定拜你为师。”

赵大叔说：“不好？我又不卖票。”他给我倒了一杯水，就出去了。刘斌对我说：

“赵大叔这人真有意思。”忽然又问道：

“《饲养员赵大叔》那篇文章是你写的吧？我在学校里读过。”我点了点头，问他住过什么学校。他说是初中，去年才毕业。并告诉我他家是太平庄的，原来在队里劳动，今夏天才调到管理委员会来。我们正说话，赵大叔抱着那些破口袋进来了。对我说：“你就住在办公室吧，吃饭在供销社，刚才我已经告给人家了。供销社就在赵满囤家隔壁，新盖的五间门面。”我忙问道：“赵满囤现在怎么样？”

“赵满囤？七字两点，抖(斗)出弯来了，如今是社里的水利委员，干得满不错。你没想到吧？我也没想到。从前我最讨厌赵满囤，我提过几回意见开除他出社，可是社长老是说要好好帮助他改造，我总是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赵满囤要能改造好，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不想咱这一宝押到黑心上了。”

我说：“那回因为上西山贩枣的事，后来怎么样了？”

他偏着头想了半天，忽然两手一拍说：“嗨，你的记心真不错。对，有这么回事。那天晚上批评他以后，第二天天不明就到井上去了。这家伙，真有两下子，很

快就把流沙治住了。后来打第五眼井缺砖，窑上又烧不出来，大家都发愁的不行，他又出了个绝招：有天晚上，人们正在办公室里发愁，有的要拆房，有的要刨墓，他说：‘咱们村东的地，为啥地名叫洞子桥北，洞子桥南？月年间那里一定有个砖卷的桥洞，后来年长日久被沙土埋了，要把那些砖刨出来，不要说一眼井，两眼也够用。’人们都不相信。第二天，社长去问太平庄一个九十六岁的老汉，那老汉说他小时候好象记得那里有座桥。后来经过这老汉的指点，果然在那里刨出个砖卷的桥洞。这家伙真是‘三年早知道’，连我这六十多岁的人记不得的事，不晓得他怎么能记得，你说怪不？”

我听了很高兴，忙问道：“以后就再没发生别的问题？”

赵大叔一面补他的口袋，一面说道：

“你想，能不发生问题？前年秋天因为母猪配种，还闹了点事哩！”接着他便把这件事的经过给我讲了一遍。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前年秋收以后，饲养猪的甄兰英提出要改良猪的品种，大量繁殖巴克夏猪，社务委员会也很赞成。可是当时巴克夏公种很缺，只有城关农业社有一头，配一次种要两块钱，就这还是轮不上。因为人家早已和好多农业社订下合同了。要等把这些社的母猪配完，至少还得两个月。甄兰英整天催社长，可社长也没办法。这事只好搞了起来。

有天上午，城关农业社的配种手李二贵赶着那头巴克夏，到太平庄去配种，半路上经过甄家庄，当时赵满囤正在农业社门口蹲着，一见李二贵赶着巴克夏过来，他就连忙跑过去亲热地打招呼，并且再三请人家到社里来歇歇。李二贵说：“我们不